



相爱门对门

□冯秋玲

要说的对门是我们住王隘新村时的邻居，女主人叫小卢，男当家叫小王。

他们刚搬来时，女儿快上幼儿园了，大概是因为没有安全感，老是撕心裂肺地哭。可我是个怪癖：听不得孩子哭，无论是自己的，还是邻居的，孩子一哭，我就六神不安。有一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小卢把孩子的书包扔到楼道里了，孩子大哭，我赶紧把孩子拉到我这儿，把小女孩梨花带雨的小脸擦得露出笑意，把她亮亮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还给她喝水，搂着她安抚。后来小卢来了，我嬉皮笑脸地对她要求：我很喜欢女孩，把她给我吧！我会给她最好的。小卢爽快地同意了，可孩子还是急匆匆地跟她妈走了，真是“打煞猫不离窝”。我又急又跺脚，我先生还取笑说我是夺人之爱！一个周五的早上，我去老年大学上课，先生上班。突然楼道里传来小女孩清脆的声音：大伯伯好，对门嬷嬷好！我一听，突然觉得楼道里一下子变亮了，外面的天空也阳光灿烂！在以后的每个母亲节、教师节，我都会收到小女孩自制的小礼品，我都珍藏着。

2016年春天，我得了急病，出院后药物中毒，身体极其虚弱，也极怕独处。先生刚应聘到一个新单位，无法请假，就把我安顿到小卢家。小卢寸步不离地照顾我，连做菜时都把我的椅子放在灶边，边做菜边和我说话，还把接送孩子的任务交给小王。害得小王只能每天上班时偷偷溜出去接孩子。后来我大学同学让她妹妹来照顾我，才解了燃眉之急。慢慢的，药毒过了，我又活过来了。小卢一家和同学一家的恩情我没齿不忘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们家进了老鼠，她家也进了。这下我和她都紧张了。我俩每天自查互查老鼠痕迹，连她家地上的每一片菜叶（她家老鼠来历不明），我家阳台每一寸地面（我家老鼠从阳台进）都细细研究，战战兢兢地查了半个多月，终于发现她家的老鼠是从洗衣机下水道进来的，而且还在家中。我先生用铁丝把这下水道处理了，又通知了她家楼下邻居。还买了粘鼠纸，一半给小卢，第二天她家粘到一个大老鼠，而我家的粘鼠纸只粘到了一只拖鞋。

小卢每次从娘家回来，总记得送我她爸妈种的最好的蔬菜，还有玉米、番薯等等，我知道她最喜欢吃这些。于是，我们家如果做了番薯、土豆、玉米，或是小女孩喜欢的东西会送过去，让他们尝尝不同的味道。她每次去婆家，她婆婆都会让她给我带一大包宁海香干、豆腐皮。我妈茹素，我总把一半给妈妈，一半自留。多少个静静的下午，一杯热开水、一碟香干、一本书，陪我度过宁静舒乐的时光。这些美好的记忆，让我觉得很温暖。

我俩很喜欢聊天，经常倚门聊天，或是各自站在阳台上聊天。两个女人嘻嘻哈哈，让楼上的梅师傅老是说我们省了电话费。我们都喜欢花，我先生是种花能手，她是属于入门级的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家的花总是朝向她家。有一次，我在她家看到我家阳台花团锦簇，一片灿烂，花儿们都笑嘻嘻地朝向她家。我回家想了一天，觉得大概因为是他们家在我们东边吧。嘻嘻，从此后小卢总让我去她家看我家的花。

2018年初，王隘新村拆迁了，我们不得不搬离了，可我们还是彼此想念，经常联系。最近听说他们想换电梯房，我极力说服他们来我们小区，其中一个理由是，她家楼下的老邻居也在去年搬到我们小区了。遐想着三户好邻居又住在一起，是多美好的事！

行走的母爱

□一朵

每星期六中午，是读高中的儿子从学校返家的时间。十一点半，当门锁发出轻微的转动声时，我便微笑地站在门口。门被拉开一条缝，儿子毛茸茸的大脑袋首先探了进来，看到我，便露出一脸痞痞的笑：“嘿，老太太！”

忍不住伸手把他拽进来。一米八几的高个子，背上驮着个庞大的书包，手里拎着个大大的杂物袋。他顽皮地把杂物袋往我怀里一塞，脸上露出一个大男孩稚气未脱的笑容：“请笑纳，请笑纳！”让人忍俊不禁。

不得不感慨，这时光的魔棒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把曾在我怀里撒欢撒娇的憨宝点化成一个青春、阳光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

心，当然是欢喜的。但是，心底的某一个角落，却也有一股失落在冉冉升起。那是一种怎样的情绪？是留恋那一双胖乎乎的手臂紧搂我的脖子、用稚嫩的嘴唇亲吻我脸颊的幸福时光，是对这个羽翼日渐丰满、思想逐渐饱满的人儿即将翱翔广阔蓝天的不舍。

印象中，儿子读小学时那灵动而倔强的神情似乎还在眼前。我阻止他喝饮料，阻止他吃麦当劳，阻止他吃太多的肉食，我把我认为不健康的那些食物阻隔在他的生活之外。他就在某一天的中午用一幅形态逼真的漫画发泄他的不满：一具瘦骨嶙峋、肋骨尽显的身躯，支着个耷拉低垂的骷髅，有气无力地卧在地上，旁边配文：饿了……

我不理会他的抗议。我尽可能地为他筛选一切健康的食物，就是为了让长他成今天这样的英姿挺拔，就像一棵迎着朝阳的白杨，隽逸骄傲。我看到他白皙的脸颊上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了毛茸茸的络腮胡，看到他的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一颗红色的痘痘，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抚上他的脸，嗔怪：“又在学校偷吃垃圾食品了，都吃出痘痘来了！”儿子伸出有力的手臂把我的手从他脸上拨下来，嘴里嘀咕着：“嘿，嘿，这老太太！”看得出，他在极力忍耐我对他的亲昵和温情。是他真的长大了，长成了我们都渴望的模样，他像一头蓄势待发的鹰，渴望着总有一天脱离这一切温情的束缚，奔向另一片更广阔的天。

是的，儿子长大了，长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帅小伙子，但为什么我会这么留恋他年幼的时光，留恋他粘在我身旁、赖皮地缠着我的岁月。孩子借我们的身躯成就了他崭新的生命，并赋予我们一个圣洁的灵魂，让我们得以为人父母，让我们体会其中的幸福快乐。

从他跨进中学大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心理准备着迎接一个青春叛逆的“愣头青”。我想象着他怒我、怼我，朝我使性子，想象着他跟我唇枪舌剑、怒目相向，甚至把我气得半死。但是，这一切假想，都被儿子的温和蜕变消灭于无形之中。对我的那些包罗万象的管束，儿子无可奈何地反感着，却云淡风轻地应对着。也就是在那时，他发明了那句经典的“嘿，嘿，老太太，让我安静会儿！”当我借着母爱的名义，不停地穿梭于厨房和他的书房之间，打扰到他学习的时候，他会在门上贴出一张字条：“please do not disturb！”（请勿打扰），让不习惯英文的我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接受他的抗议。

感谢儿子，让我这个年轻的“老太太”懂得了青春也可以如此内敛。

有人说，真正的母爱是一场逐渐的分离和得体的退出。确实，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逐渐的分离。但是，我舍不得退出，妄图抓住一切机会向儿子索求我所需要的温情：父母的生日，你以后会记得的吧？以后工作了会记得给妈妈买礼物吧？以后出门在外，一定要多回家看望父母……而儿子，总是一如既往地云淡风轻：“嘿，这老太太！”

